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三十四回 瀝真誠淫凶甘伏罪 驚實信仇怨激成親

接：來安暨沈小紅兄弟在客堂裏等了多時，娘姨阿珠出來，卻和沈小紅兄弟先回。來安又等一會，洪善卿纔出來，向來安道：「俚俚教我勸勸王老爺。倪是朋友，倒有點閒架頭。要末同仔王老爺到俚搭去，讓俚俚自家說，耐說阿對？」來安那有不對之理，滿口答應。善卿即帶來安同行，仍坐東洋車，逕往四馬路東合興里張蕙貞家。

其時王蓮生正叫了四祇小碗，獨酌解悶。善卿進見，蓮生讓坐。善卿笑道：「昨夜頭辛苦哉？」蓮生含笑嗔道：「耐再要調皮，起先我教耐打聽，耐勿肯。」善卿道：「打聽啥嘍？」蓮生道：「信人姘仔戲子，阿是無處打聽哉。」善卿道：「耐自家勿好，同俚去坐馬車，纔是馬車浪坐出來個事體。我阿曾搭耐說：沈小紅就為仔坐馬車，用場大點，耐勿覺著嘍？」蓮生連連搖手道：「勸說哉，倪喫酒。」

娘姨添上一副杯筷，張蕙貞親來斟酒。蓮生乃和善卿說：「翡翠頭面動買哉。」另有一篇帳目，開著天青披、大紅裙之類，托善卿趕緊買辦。善卿笑向蕙貞道：「恭喜耐。」蕙貞羞得遠遠走開。

善卿正色說蓮生道：「故歇耐討蕙貞先生是蠻好。不過沈小紅搭耐就實概勿去仔，終好像勿局哩。」蓮生焦躁道：「耐管俚局勿局！」善卿訕笑婉言道：「勿是呀，沈小紅單做耐一個客人，耐勿去仔無投哉！剛剛碰著仔節浪，幾花開消纔勿著杠，屋裏再有爺娘搭兄弟，一家門要喫要用，教俚再有啥法子？四面逼上去，阿是要逼殺性命哉？雖然沈小紅性命也無啥要緊，九九歸原，終究是為仔耐，也算一椿罪過事體。倪為仔白相了，倒去做罪過事體末，何苦呢？」蓮生沉吟點頭道：「耐是也來浪幫俚俚？」善卿靦然作色道：「耐倒說得稀奇，我為啥去幫俚俚？」蓮生道：「耐要我到俚搭去，阿是幫俚俚？」

善卿「咳」的長嘆一聲，卻轉而笑道：「耐做仔沈小紅末，我一徑說無啥趨勢，耐勿相信，搭俚恩煞。故歇耐動仔氣，倒說我幫俚俚哉，故末真真無哈話頭。」蓮生道：「價末耐為啥要我去？」善卿道：「我勿是要耐再去做俚，耐就去一埭好哉。」蓮生道：「去一埭末做啥嘍？」善卿道：「故末就是替耐算計，常恐有啥事體。耐去仔，俚俚要一放心嘍，耐末也好看看俚俚光景。四五年做下來，總有萬把洋錢哉，一點點局帳也犯勿著少俚，耐去撥仔俚，讓俚去開消仔，節浪也好過去。難下節做勿做，隨耐個便，阿是嘍？」

蓮生聽罷無言。善卿因慫恿道：「晚歇我同耐一淘去，看俚說啥，倘然有半句閑語聽勿進末，倪就走。」蓮生直跳起來，嚷道：「我勿去！」善卿祇得訕笑剪住。

兩人各飲數杯，仍和蕙貞一同喫過中飯。善卿要去代蓮生買辦，蓮生也要暫回公館，約善卿日落時候原於此處相會。善卿應諾先行。

蓮生吸不多幾口鴉片煙，就喊打轎，逕歸五馬路公館，坐在樓上臥房中，寫兩封應酬信札。來安在傍伏侍。忽聽得吉了當銅鈴搖響，似乎有人進門，與蓮生的侄兒天井裏說話。隨後一乘轎子，抬至門首停下。蓮生祇道是拜客的，令來安看來。來安一去，竟不覆命，卻有一陣「咕咕咯咯」小腳聲音蹣上樓梯。

蓮生自往外間看時，誰知即是沈小紅，背後跟著阿珠。蓮生一見，暴跳如雷，厲聲喝道：「耐再有面孔來見我，搭我滾出去！」喝著，還不住的跺腳。沈小紅水汪汪含著兩眶眼淚，不則一聲。阿珠上前分說，也按捺不下。蓮生一頓胡鬧，不知說些甚麼。

阿珠索性坐定，且等蓮生火性稍殺，方朗朗說道：「王老爺，比方耐做仔官，倪來告狀，耐也要聽明白仔，難末該應打、該應罰，耐好斷曉。故歇一句閑話也勿許倪說，耐陸裏曉得有冤枉個事體？」蓮生盛氣問道：「我冤枉仔俚啥？」阿珠道：「耐是勿曾冤枉倪。倪先生有點冤枉，要搭耐說，耐阿要俚說嘍？」蓮生道：「俚再要說冤枉末，索性去嫁撥仔戲子好哉嘍！」阿珠倒呵呵冷笑道：「俚兄弟冤枉仔俚，好去搭俚爺娘說；俚爺娘冤枉仔俚，再好搭耐王老爺說；耐王老爺再要冤枉俚，真真教俚無處去說哉。」說了，轉向小紅道：「倪去罷，再說啥嘍？」

那小紅亦坐在高椅上，將手帕掩著臉嗚嗚飲泣。蓮生亂過一陣，跑進臥房，概置不睬。小紅與阿珠在外間，寂靜無聲。

蓮生提起筆來，仍要寫信，久之不能成一字，但聞外間切切說話。接著小紅竟蹣到臥房中，隔著書桌，對面而坐。蓮生低下頭祇顧寫，小紅顫聲說道：「耐說我啥個啥個，我倒無啥；我為仔自家差仔點，對勿住耐，隨便耐去辦我，我蠻情願。為啥勿許我說閑話，阿是定歸要我冤枉死個？」說到這裏，一口氣奔上喉嚨，哽咽要哭。

蓮生擱下筆，聽他說甚。小紅又道：「我是喫煞仔倪親生娘個虧！先起頭末要我做生意，故歇來仔個從前做過歇個客人，定歸原要我。我為仔娘了聽仔俚，說勿出個冤枉，耐倒再要冤枉我姘戲子。」

蓮生正待回駁，來安匆匆跑上，報說：「洪老爺來。」蓮生起身向小紅道：「我搭耐無啥閑話，我有事體來裏，耐請罷。」說畢，丟下沈小紅在房裏、阿珠在外間，逕下樓和洪善卿同行，至東合興里張蕙貞家。

張蕙貞將善卿辦的物事與蓮生過目。蓮生將沈小紅陪罪情形，述與蕙貞。大家又笑又嘆。當晚善卿喫了晚飯始去。

蕙貞臨睡，笑問蓮生道：「耐阿要再去做沈小紅？」蓮生道：「難是讓小柳兒去做個哉。」蕙貞道：「耐勿做末，倒勸去糟塌俚。俚教耐去，耐就去去也無啥，祇要如此如此。」蓮生道：「起先我看沈小紅好像蠻對景，故歇勿曉得為啥，俚凶末勿凶哉，我倒也看勿起俚。」蕙貞道：「想必是緣分滿哉。」閑論一回，不覺睡去。

次日五月初三，洪善卿於午後來訪蓮生，計議諸事，大略齊備，閑話中復說起沈小紅來。善卿仍前相勸，蓮生先入蕙貞之言，欣然願往。

於是洪善卿、王蓮生約同過訪沈小紅。張蕙貞送出房門，望蓮生丟個眼色，蓮生笑而領會。及至西蕃芳里沈小紅家門首，阿珠迎著，喜出望外，呵呵笑道：「倪祇道仔王老爺倪搭勿來個哉。倪先生勿曾急煞，還好俚。」一路訕笑，擁至樓上房間。

沈小紅起身廝見，叫聲「洪老爺」、「王老爺」，嘿然退坐。蓮生見小紅祇穿一件月白竹布衫，不施脂粉，素淨異常。又見房中陳設一空，殊形冷落，祇剩一面著衣鏡，為敲碎一角，還嵌在壁上，不覺動了今昔之感，浩然長嘆。阿珠一面加茶碗，一面搭訕道：「王老爺說倪先生啥個啥個，倪下頭問我：『陸裏來個閑話？』我說：『王老爺肚皮裏蠻明白來浪，故歇為仔氣頭浪說說罷哉呀，阿是真真說俚姘戲子？』」蓮生道：「姘勿姘，啥要緊嘍？勸說哉。」阿珠事畢自去。

善卿欲想些閑話來說，笑問小紅道：「王老爺勿來末，耐牽記煞，來仔倒勿響哉。」小紅勉強一笑，向榻床取簽子燒鴉片煙，裝好一口在檯上，放在上手。蓮生就躺下去吸，小紅因道：「該副煙盤還是我十四歲辰光搭倪娘裝個煙，一徑放來浪勿曾用，故歇倒用著哉。」

善卿就問長問短，隨意講說。阿珠不等天晚，即請點菜便飯。蓮生尚未答應，善卿竟作主張，開了四色去叫。蓮生一味隨和。

晚飯之後，阿珠早將來安、轎班打發回去，留下蓮生，那裏肯放。善卿辭別獨歸，祇剩蓮生、小紅兩人在房。小紅纔向蓮生說道：「我認得仔耐四五年，一徑勿曾看見耐實概個動氣。故歇來裏我面浪動個氣，倒也為是搭我要好了，耐氣到實概樣式。我聽仔娘個閑話，勿曾搭耐商量，故末是我勿好。耐要冤枉我姘戲子，我就冤枉死仔，口眼也勿閉個哩！時髦信人生意好，尋開心，要去姘戲子；像我生意阿好嘍？我呬勿是小乾件勿懂事體，姘仔戲子阿好做生意？外頭人為仔耐搭我要好末，纔來浪眼熱。勸說啥張蕙貞，連搭仔朋友也說我邱話。故歇耐去說仔我姘戲子，再有啥人來搭我伸冤？除非到仔閻羅王殿浪剛剛明白咿。」

蓮生微笑道：「耐說勿姘就勿姘，啥要緊嘍。」小紅又道：「我身體末是爺娘養來浪。除仔身體，一塊布，一根線，纔是耐辦

撥我個物事。耐就打完仔，也無啥要緊。不過，耐要豁脫我個人，耐替我想想看，再要活來浪做啥？除仔死，無撥一條路好走。我死也勿怪耐，纔是我娘勿好。不過我替耐想：耐來裏上海當差使，家眷末也勿曾帶。公館裏就是一個二爺，笨手笨腳，樣色樣勿周到。外頭朋友，就算耐知己末，總有勿明白個場花，就是我一個人曉得耐脾氣。耐心裏要有啥事體，我也猜得著，總稱耐個心。就是說說笑笑，大家總蠻對景。張蕙貞巴結末巴結煞，阿能夠像我？我是單做耐一個，耐就勿曾討我轉去，賽過是耐個人，纔靠耐來裏過去。耐心裏除仔我，也無撥第二個稱心個人來浪。故歇耐為一時之氣，豁脫仔我，我是就不過死末哉，倒是替耐勿放心。耐今年也四十多歲哉，倪子、囡仔纔勿曾有，身體本底子嬌寡，再喫仔兩筒煙，有仔個人來浪陪陪耐，也好一生一世快快活活過日腳。耐倒硬仔心腸，拿自家稱心個人冤枉殺仔，難下去耐再要有啥勿舒齊，啥人來替耐當心？就是說句閑話，再有啥人猜得著耐個心？睜開眼睛要喊個親人，一歇也無處去喊。到該個辰光，耐要想著仔我沈小紅，我就連忙去投仔人身來伏侍耐，也來勿及個哉！」說著，重復嗚嗚的哭起來。

蓮生仍微笑道：「該號閑話說俚做啥？」小紅覺得蓮生比前不同，毫無意思，忍住哭，又說道：「我搭耐實概說，耐原無撥回心，我再要說也無啥說個哉。就算我千勿好、萬勿好，四五年做下來，總有一點點好處。耐想著我好處末，就望耐照應點我爺娘，我末交代俚哚，拿我放來浪善堂裏。倘忙有一日伸仔冤，曉得我沈小紅勿是姘戲子，原要耐收我轉去，耐記好仔。」

小紅沒有說完，仍禁不住哭了。蓮生祇是微笑。小紅更無法子打動蓮生。比及睡下，不知在枕頭邊又有幾許柔情軟語，不復細敘。

明日起來，蓮生過午欲行。小紅拉住，問道：「耐去仔阿來噯？」蓮生笑道：「來個。」小紅道：「耐勸騙我哩。我閑話纔說完哉，隨耐便罷。」蓮生佯笑而去。

不多時，來安送來局帳洋錢，小紅收下，發回名片。接連三日，不見王蓮生來。小紅差阿珠、阿金大請過幾次，終不見面。

到初八日，阿珠復去請了回來，慌慌張張告訴小紅道：「王老爺討仔張蕙貞哉，就是今朝日腳浪討得去。」小紅還不甚信，再令阿金大去。阿金大回來，大聲道：「啥勿是噯！拜堂也拜過哉，故歇來浪喫酒，鬧熱得來。我就問仔一聲，勿曾進去。」小紅這一氣，卻也非同小可，跺腳恨道：「耐就討仔別人，倒無啥，為啥去討張蕙貞？」當下欲往公館當面問話，輾轉一想，終不敢去。阿珠、阿金大沒興散開。小紅足足哭了一夜，眼泡腫得像胡桃一般。

這日初九，小紅氣的病了。不料敲過十二點鐘，來安送張局票，來叫小紅。叫至公館裏，說是酒局。阿珠叫住來安要問閑話，來安推說無工夫，急急跑去。小紅聽說叫局，又不敢不去，硬撐著起身梳洗，喫些點心，纔去出局。

到了五馬路王公館，早有幾局出局轎子停在門首。阿珠攙小紅逕至樓上，祇見兩席酒並排在外間，並有一班毛兒戲在亭子間內搬演，正做著《跳牆著棋》一齣昆曲。小紅見席間皆是熟識朋友，想必是朋友公局，為納寵賀喜。

洪善卿見小紅眼泡腫起，特地招呼，淡淡的似勸非勸，略說兩句，正兜起小紅心事，迸出一滴眼淚，幾乎哭出聲來。善卿忙搭訕開去，合席不禁點頭暗嘆。惟華鐵眉、高亞白、尹癡鴛三人不知情節，沒有理會。

高亞白叫的係清和坊袁三寶。葛仲英知道亞白尚未定情，因問道：「阿要同仔耐幾花長三書寓裏纔去跑一埭？」亞白搖手道：「耐說個更加勿對，故是『可遇而不可求』個事體。」華鐵眉道：「可惜亞白一生俠骨柔腸，未免辜負點。」亞白想起，向羅子富道：「貴相好搭有個叫諸金花，朋友荐撥我，一點無啥好哋。」子富道：「諸金花生來勿好，故歇到仔么二沒去哉。」

說時，戲臺上換了一齣《翠屏山》。那做石秀的倒也慷慨激昂，聲情並茂。做到酒店中，也能使一把單刀，雖非真實本領，畢竟有些工夫。沈小紅看見這戲，心中感觸，面色一紅。高亞白喝聲好，但不識其名姓。葛仲英認得，說是東合興里大腳姚家的姚文君。尹癡鴛見亞白賞識，等他下場，即喚娘姨，說：「高老爺叫姚文君個局。」娘姨忙攙姚文君坐在高亞白背後。亞白細看這姚文君，眉宇間另有一種英銳之氣，咄咄逼人。

那時出局到齊，王蓮生忽往新房中商議一會出來，卻請吳雪香、黃翠鳳、周雙珠、姚文君、沈小紅五人，說到房裏去見見新人。沈小紅左右為難，不得不隨眾進見。張蕙貞笑嘻嘻起身相迎，請坐講話。沈小紅又羞又氣，絕不開口。臨行各有所贈：吳雪香、黃翠鳳、周雙珠、姚文君四人，並是一祇全綠的翡翠蓮蓬。惟沈小紅最重，是一對耳環，一祇戒指。沈小紅又不得不隨眾收謝。退出外間，出局已散去一半。

高亞白復點一齣姚文君的戲。這戲做完，出局盡散，因而收場撤席。

第三十四回終。